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六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詢

松陽講義卷六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遠出流俗之上通節俱是讚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

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没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得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這原是喜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箇器字便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

箇器字自然天資學問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便賤大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樣器便使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喜他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大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

多是正誼明道作用非功利誇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兩箇字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可鄙可賤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横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稱許之如此則史

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尚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學者讀這章書要想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

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為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箇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回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

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為仁不待辨矣孟武伯承懿子之家學略聞聖人之論知仁之可尚而未識仁體見三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義明道之學所用者存理遏欲之功故皆疑其為仁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過嚴而聞斯行之之子路未可

以日月至量之也蓋其見識尚在子路之下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其視仁也粗則其視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必堂堂正正雖伍兩卒旅之間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詐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赤猶之問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為宰則必光明正大雖刑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陋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若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

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能仁者也自武伯視之則三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視之則三子尚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視之則三子已純乎天理自夫子視之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故日月至焉非夫子看不出或在或亡非夫子看不出夫子非刻論三子也仁道固如是也武伯之問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充其論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為一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仁道至難當日

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尚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遙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要一毫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踈而密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

明季講章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葢以武伯有用人

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個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為宰對賔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絶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為將為吏為大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箇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内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只管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這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顔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沉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顔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顔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顔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是顔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注中顔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

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内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顔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别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孰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顔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换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自明季以来講家講此章却似

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而始悟其所以不如顏子處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也此皆因姚江之學興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知其能自知自屈遂不覺深許之許之之意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

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不似儒者議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為學最不好是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遜字常要看得自已不如人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尚且以不如顔子自歉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但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顔子便猛力做進去到聞性與天道時便與顔子相去不遠

今日吾輩誠自見為不如人亦當猛力做進去就是顔子也不要怕他論吾目前地位去顔子何啻霄壤若能做得顔子工夫便與顔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傳説論學説一箇遜字又説一箇敏字遜與敏缺一不可

聞一知十不限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一字與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即是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强的是恕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既為仁者之事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

地位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位子貢如何却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却似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着實在這箇上做工夫不知這箇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紜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這個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為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為習俗所囿則知有我不知有人

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為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尚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絶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箇無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盖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為容易則用力必踈踈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為易而驟進繼必見為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

世上紛紜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及乎此無他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皆與此言相表裏盖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子貢聞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躐等此章亦其一端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

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强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己而推己恕字工夫熟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躐等之意但教不躐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時

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內的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教法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非徒不知其妙而強探臆度反將文章切實工夫不去着力便躐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教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

察於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功夫既久方纔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顏子初時只教他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来方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夫到後来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箇教法其餘

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夫子所教皆是文章上事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是兩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可躐等然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恒性詩之曰明曰旦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又不然昔朱子輯近思錄首卷即列太極圖說或疑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後生晚進於義理之本原

雖未容驟語尚泛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教其餘門弟子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止及其梗概還當不得此章言字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節耳非謂可存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我不敢躐等聽其泛然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這一章圈内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一例不是真野人真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自世俗視之則謂之知謂之

愚耳大抵世俗見識不過在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伴食中書宋之三旨宰相皆可謂之知禹稷之三過不入夫子之轍環天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箇只就其所謂知愚者論之彼所共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此是人人做得来的彼所共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来的自古天下皆頼有這等愚人担當若無這等愚人各人都揀安閑的去做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箇

愚不是一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摯學問深沉斷不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来不可及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為安然後見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之不可及此誤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了總而論之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為忠當國家有事時須用

扶持則以能冒險為忠武子亦何知其為知為愚哉學
者看這一章書便要思讀書人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
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
職分之所當為便當勇往直前不為利害得失所牽制
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
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大全
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沉晦將圈內圈外註合作
一意恐未是

註以有道為文公時無道為成公時考左傳文公時武子尚未立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葢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尚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遙斷只當依註

顔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皆是萬物一體之懐總是一個仁但有大小之差爾故程

子謂夫子安仁顔子不違仁子路求仁盖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為指歸故一時師弟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愛之理却即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大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横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

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来的子路是從義理上来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懐也顔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顔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懐也子路聞顔子之言覺得已雖不吝猶自見為不吝其去吝也無幾已雖無憾猶自見為無憾其去憾也無幾此所以爽然自失且意夫子

之志必更有進於是者而願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畫矣夫子隨口說出老安友信少懷三句不是另換一樣話頭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人已之間有一毫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痌瘝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無一毫間隔雖親

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共求此志也顔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也子路之未足以臧者此志也惟浴沂數語有此氣象然特窺見之而已未能實得乎此也今日吾輩如何能到得聖人這地位真西山

先生嘗論之曰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施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遠又高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

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所謂意思却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聖賢大小之分

子曰已矣乎章

這一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其過而内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為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先要想所以未見之故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

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為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為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為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痛病或暫開而輒蔽暫强而輒弱或開於此而蔽於彼强於此而弱於彼或有一二分之開而不能徹底悔悟或有一二分

之强而不能直前決勝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内自訟或能内自訟而又不能見其過此所以歎其未見不必全然自暴自棄而後謂之未見惟其未見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却少氣禀物欲習俗三件盤據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為心過發於口而為口過形於身而為身過以至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為動之過或當做而不做則為静之過或過在前而病發於今或過在今而弊伏於後或於理上增一分則為

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為不及之過雖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之皆是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雜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雖歎之而仍望之不止是空空歎息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内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冉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内自訟若顔子之不貳過不遠復則皆從能見能内自訟來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

於夫子之激發其他弟子初頭雖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教而用力於此以自成其德者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跳脫耳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内皆有這一關戒慎恐懼便是不肯放過這一關不從這一關着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慎恐懼

蔚州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顔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顔氏之

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為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為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按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歎未見似及門諸子無足當此者末言人當求為夫子所

欲見之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時諸子親炙夫子之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懼由後而論可以奮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為萬事之主宰即就簡言之非敬不可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不敬而簡則其簡為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記者

所以記此章專為這一箇敬字特因論雍而及之故詳叙其始末耳夫子許雍可使南面不是專許其簡雍的好處儘多故註合寛洪簡重言之夫子的意思只是謂世之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為重而不知德行可以兼政事如雍者人知其為德行之科而不知其即政事之才也仲弓聞夫子之許之見子桑伯子之為人與已有相似而不同者故舉以質之以觀夫子之去取何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亦不專在簡夫子特就簡言之葢

見周末文勝天下病在煩苛得簡如伯子者亦可救得幾分如漢初承秦之敝文景以黄老治之天下亦得休息然曰可也則非全許之辭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但見夫子許其簡不能不深防其弊焉謂簡固治民之一法然敬是簡之本領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是有本領的簡有一種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能每事順理省去煩苛則簡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簡則中無主而又每事率意一味疎略則簡必

失中豈不太簡乎葢居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即使未必得中猶賢於任意者而況其得中者乎居簡則煩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即使有意求中決不能得中而況好以偏勝者乎舍敬而言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即如文景之與民休息而禮樂謙讓未遑亦不無太簡之弊夫子於伯子所以僅可之正是此意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夫子將舉之以為南面法豈特僅可之已哉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

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盖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脩己以敬一章盖相表裏非沾沾為一簡辯也要之仲弓之言原本於夫子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即居敬之意也乃仲弓於問答之際隨口拈出可見其平日書紳服膺於斯也久矣學者能如是庶幾不負師訓也哉然更有

一說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只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為精詳以粗疎為簡要總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為精密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須將敬的工夫着實去做此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不是到南面時方纔做的做得敬熟胸中便有主宰再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

講求個中道就煩簡言之便須煩簡得中瑣碎濶畧均為不可自日用常行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勿謂此只是為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義是個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惟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以貫之

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隨處裁之使到恰好處即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取而取不是義即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受而受不是義即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苟為非義無論大小皆是病痛皆非君子之道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為宰而辭粟自

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
然夫子則以一毋字裁之雖與隣里鄉黨若欲委曲遂
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
之心甚厚也然恐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
者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
病有不可勝言者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為已
甚之行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
則至於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

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哉子思取中庸二字著書以示學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即是此章意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此蓋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托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葢其陋托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儆愚不肖而非謂與廉遂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望中道上走然各因其氣禀學問而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寧過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

必益遠矣更有一說若欲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到那恰好處不是工夫至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樣子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地位方是聖人裁成學者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為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仁

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到底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隔心與仁遂分爲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爲離合之久暫如回也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其心至明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辨之至晰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其心至健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持之甚力故視聽言動其心常在於仁也造次顛沛其心常在於仁也直至三月之久而能無間則回之於仁也可謂深矣然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回不可

不勉也至若其餘非不博文也而其辨理欲不能如回之至明非不約禮也而其存天理遏人欲不能如回之至健故一日之内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日之外即不能不離一月之内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月之外即不能不離回之心在仁之内而為主尚不可不勉也其餘之心在仁之外而為賔愈不可不勉矣非謂回三月之外其心便流於欲也而不能不稍一間焉是即違也非謂其餘日至月至之外盡汩於欲也而不能不夾雜焉則

不可謂至也真西山先生謂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絲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此說得最有分寸然又須知此皆是孔門弟子用功未至時境界若到後来顔子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餘或聞性與天道或唯一貫晚年進德者當不止一二人則亦不但日月至焉而已人之心豈有一定哉亦視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作

一故事看過了要在自己身上體察張子注曰始學之
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賔主之辨使心意
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今日學者若曾
將大全看過一遍則內外賔主之辨便明明白白了然
未見其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有幾非在我之妙者何也
豈非只作一故事看過乎須要刻刻在自身上省察吾
之心比回何如比其餘何如一念動便要辨其是天理
是人欲是天理矣又要辨其為內為外為賔為主於此

看得破立得定自然不能自已如顔子之欲罷不能矣心藏於内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静語黙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静坐此不可不知

子游為武城宰章

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見矣葢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尚在天下則

關係天下之風尚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廉隅漸弛急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處處採訪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這箇念頭故夫子見子游即以得人問而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從一段拳拳挽回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也但得人最難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蓋世之人而取舍錯謬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好文學者多崇奬浮華之流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皆禍

貽社稷漢武崇奬一司馬相如唐明皇崇奬一李白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游方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等寧方無圓寧朴無華世俗所不喜之人其見識力量加於人一等矣以此端一邑之風尚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以此維天下之風尚則可以轉巧言令色之習為蕩平正直之風春秋之天下不遂變為戰國者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脂韋之可耻者

亦頼聖賢此等正大之見啟廸之這章書直是世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然此只就取人者言也若學者持身亦不可不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甘心苟戕者有幾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為可貴不免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一偃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以苟且得苟吾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已徇人之念皆滅明所深媿也人品雖不一這個却是根本根本一差萬事

瓦裂無論為狂為狷為政事為文學皆不足觀也矣故須認清路頭立定脚跟寧為拘謹勿學通方寧為踈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吾輩今日欲學四科十哲當先從滅明始

松陽講義卷七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樊遲問知章

這一章論仁知註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蓋仁知工夫不止於此故知是因遲之失而告之亦如告由以不知為不知告牛以仁者其言也訒皆是因病立方曰

可謂知矣可謂仁矣語氣便有分寸不是謂知仁之道盡於此也樊遲問知不知他平日認知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人倫日用間多所忽畧却不免惑於禍福之説這個病不除即竭力去做窮理格物工夫決不能切實遲又問仁不知他平日認仁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當做的工夫怕其難而不做却不免有速求其效之心這個病不除即終日去做克已敬恕工夫決不能真實故夫子因其問知而告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民字只作人字看勿指羣黎百姓民義如子臣弟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是務是辨其體用考其節文鬼神以祀典之正者言不去謟瀆便是遠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此二句總是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禍福之不可知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個病然後窮理格物可漸至於無不明矣因其問仁而告

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事之所難所包者廣任重道逺皆是程子專指克己就其最重者言耳仇滄柱曰先難二字朱子集註與上蔡謝氏之説不同朱子指為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以心之不易為難喫緊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緩一急對説足杜樊遲謀利之意喫緊在難字則與獲字相應却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計效之心矣此一句總是為其所當為且無所為而為亦緊對樊遲病

痛去了這箇病然後克己敬恕可漸至於無不純矣集註於上截言知者之事下截言仁者之心朱子謂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来註雖分心與事勿泥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要求知仁當各就自家病痛重處盡情消融消融得自家病痛知仁工夫便容易了然病痛雖各不同這箇忽畧民義諂瀆鬼神怕難計效的病是學者所最易犯的如一部小學家禮多束之高閣不去理會能務民

義者有幾人佛老異端甘心迷溺不惑鬼神者有幾人至於先難後獲且不要說此事上有個希圖效驗的意思兼於此事外營求僥倖胸中都是功利念頭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皆視為迂濶的話這個病不除安有到知仁的日子須要猛省莫笑樊遲粗鄙近利樊遲粗鄙近利的病痛比今人尚輕得多也

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

自然能後獲

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只指禍福言

子曰知者樂水章

這一章分言知者仁者欲人各就其天資之所近而造就以成德也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間自有一般渾厚的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

其才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看朱子這一條則知者仁者不必看深若看深了便似知仁合一不似此章知者仁者了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要想其所以然之故知者所以樂水而動而樂只是明於理仁者所以樂山而靜而壽只是安於理理是人的骨子得一分理便成一分人知者惟明於理其胸中周流無滯一切疑難之事都阻他不住如水之活潑一般故以知者而遇水猶以

知遇知如何不樂所以樂水仁者惟安於理其胸中厚重不遷一切嗜慾之類都引他不動如山之凝重一般故以仁者而遇山猶以仁遇仁如何不樂所以樂山知者惟明於理故徹内徹外但覺其是一個動的氣象非謂其有動而無靜也即靜之時而動者自在總無一物可以拘攣得他仁者惟安於理故徹内徹外但覺其是一個靜的氣象非謂其有靜而無動也即動之時而靜者自存總無一物可以搖撼得他知者惟明於理故其

灑然自得者憂患不得而攖之葢憂患能擾多慼之人不能擾不慼之人不惑如知知者荆棘皆坦途矣則常見其樂焉仁者惟安於理故其凝然無累者氣數不得而拘之葢氣數能限有私之人不能限無私之人無私如仁者造化且無權矣則常見其壽焉學者試取知者仁者而想像之有一種天資近於知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知者便有這箇境界有一種天資近於仁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仁者便有這個境界然這個知者仁

者也不是住足之所更須用工夫做到大而化之地位

則仁知合一分之無可分矣方纔是天下第一等人物

今日吾輩讀這章書若但空空想知仁的光景亦不濟

事須要思用何工夫可以到得他地位更思用何工夫

可以超出乎其上如上章所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便是求為知者的工夫先難後獲便是求為仁者的

工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便是超出乎其上的工夫顏

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要做知仁的工

夫皆是要超出知仁的工夫

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叚非體用之體按此說得最明言體叚則便兼體用在内

樂壽是以理言如孟子之不豫顔子之不永年是理之變不必以彼疑此但論理之常則自當有此效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這一章仁字以愛之理言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與宰

我以從井救人為仁一例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若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墨子之兼愛矣以天地有憾之事而求無憾於我心勢必不能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便可見這個不但仁者做不來即仁造其極而為聖亦是做不来的故堯舜之世也有黎民阻饑的事也有百姓不親的事天下雖底平成而此心時見缺陷世雖不敢病堯舜之治而堯舜常自病於

心故論仁者不必如此論只要認得仁者的心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阽危即是吾之阽危萬物之狂惑即是吾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已立而人不立猶已未立也已達而人不達猶已未達也雖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寛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然這個地位也不是容易至的學者工夫未

到人我之間每為私意間隔如手足本我身之物而為風邪所中血氣壅塞不能貫到手足上了只有一法可以醫得此病夫子嘗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今欲求仁亦只是恕能近取譬即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管從這個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了初間以己所欲譬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即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恕雖未是仁而即是仁之方大學治國平天下皆要絜矩絜

矩即恕也曾子一貫亦從恕做起聖門最重這一箇字今日學者要將這箇字切已體認平日讀書誰不知道這箇恕字要緊到得人我相接之際便被私欲牽去了自家要暢快便管不得人之疾痛自已要體面便管不得人之羞辱自家要安逸便管不得人之勞苦所以要行這個恕最難又有一種人亦有意去體貼人情而平日未嘗讀書窮理體貼不出不該通容的也通容了不該委曲的也委曲了這也叫不得恕所以大學到後半

部方纔言恕前邊先要用正心誠意工夫又先要用格
物致知工夫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孟子於這個
恕字上又加一個强字亦緣這恕字不是容易能的大
家須要細心猛力去體認這個字
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這心字事業就在上了
不是空存此心聖賢言心未有不與迹合者
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教内有立達養内亦有
立達葢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如下論内有立道又

有綏動

子曰默而識之章

這一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省察之功朱子曰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朱子所謂自見得有欠缺處者是真有欠缺乎抑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乎若真有欠缺則是仁原未熟義原未精將衆人看不見耳非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若本無欠

缺而自見有欠缺則又非所謂自知之明也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識不識厭不厭倦不倦原無一定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一疎則便不能識便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固不敢必其常識常不厭常不倦也質雖生安工夫却無異於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不識刻刻學刻刻防其厭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章必是因省察之際而自歉無欠缺之難不是因其有不識

有厭有倦而發此歎葢見識之難也平生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敢有或忘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愼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有或厭然非能不厭也皆戒愼恐懼之所鼓舞耳誨之難也平生無隱無類憤而啓悱而發固未嘗有或倦然非能不倦也皆戒愼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使戒懼偶弛病痛便隨時而發吾能不弛而已不能必其不發也一身皆可危之處使戒懼

稍疎病痛便隨地而生我能不疎而已不能必其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者此也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蓋即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深履薄亦即此家法也然既謂自見有欠缺則是實言而非謙矣又謂之謙者何也蓋識如夫子亦可謂能默識矣學誨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子不敢自居是則所謂謙

也默識句註有兩說一說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猶云不必提撕而自記得也此將識字音志朱子所取之正說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此將識字讀作釋先儒謂前說近是葢懲象山頓悟之獘而不取此說也明季講家乃專以默悟默證為默識且謂此章只重一默字以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反將朱子所不取者為正說亦可謂無忌憚矣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誨是欲人之同得三者並列亦未

嘗專重一點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這三件是最易欠缺的聖人尚且戒慎恐懼不敢自必况衆人乎須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在聖人則刻刻防之便能不犯吾輩則當如曾子之三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此仍當作勉然看所

以一辭一任者彼就工夫之得手者言則任之此以人心之惟危者言故辭之雙峯饒氏云黙識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人也其說亦通

專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子曰德之不脩章

這一章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為表裏上章自謙之意多而自省之意即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之意亦即在其中上章默識三句內句句包得脩德講學徙義改過之意此章脩德四句內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皆是此功節節皆是此心雖是聖人自敘而示人用力之方即不外是曾子之三省

即是此家法這德之不修四句先要想德如何要修如何樣叫做修學如何要講如何樣叫做講既修德講學了如何又要從義改不善義如何徙不善如何改德是理之得於心者這箇德日日修越覺有未修處原是無窮無盡的修即大學正心誠意修身之功所謂省察克治也學是心之求通於理者這箇學日日講越覺有未講處亦是無窮無盡的講即大學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講習討論也修德講學二項已說盡為學的工夫了徙

義改不善又是就其中抽出緊要處言猶之一部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來另是成書也從義改不善須要分別朱子曰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從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逺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别朱子分別得最明白更須知這兩件亦是無窮無盡的愈徙愈覺義之難盡愈改愈覺不善之易犯聖狂本無一定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徙義即時中工夫改不善須要知幾纔有萌芽便須斬斷尹

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工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綱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别有工夫也不修不講不能徙不能改這四箇不字病痛在何處只是氣稟物欲二者爲累耳不必到十分氣質用事物欲錮蔽然後爲學問之累但二者有一分掃除未盡學問便受一分阻撓即十分掃除淨盡了他却能來間竊發故雖聖人不能必其常

修常講常徙常改只有一念戒謹恐懼這二者便無隙可乘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而夫子此章一箇憂字直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憂不是空憂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工夫在内蓋人看聖人這四件工夫無少欠缺聖人自視這四件工夫全無足恃一失脚便墮入坑塹這箇憂亦是無有了期的吾挑的擔無一日可弛則此憂無一日可去吾走的路無一日可住則此憂無一日可

寛發時此憂未發時亦此憂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下學時此憂上達時亦此憂令人所以不如聖人只是不能如聖人這樣憂盡性至命皆是從此憂做進去老安少懷皆是從此憂做出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皆是這一憂做成的人無聖人這樣憂欲求到聖人地位斷斷不能夫子於此既自刻責以示人及繫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其以吾憂者與人共憂乎然學者必先以聖人之志為已志方能以聖人之憂為已憂若胸中未有必為聖人之志則看得不修不講不徙不改皆與我不甚關切任其作輟任其駁雜便優游過了日子若立定志向要在聖人路上走則知此四項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不得不憂無可推諉無可替代無可依藉無可住足方知夫子指出這憂字是喫緊為人處

依存疑則以首句為綱下三句分知行看是目此說

不是依淺說則修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然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徙義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甚明愚謂徙義改過不但是修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

蒙引存疑皆以德為我所得於天之理看來亦不必拘定不論得於天者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修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這一章見人當求知而即示以求知之方夫子雖只就自己身上說而學者所當用力從可見矣葢學者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而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這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這是行的意思猶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鹵莽去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憲

為障礙以講求為支離這都是不知而作的天下事敗壞多由這兩種人也有天資不好的弄得犂肘眼前就見敗壞了也有天資好的做得眼前亦好看却都是偏的伏下許多病痛積久而發更甚於當時便敗壞的所以聖門言學必先求知見有此種人則深鄙之深懼之惟恐其為學術之害世道之蠹故夫子指而言之曰我無是也有凛然自省之意而即隨言其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葢自謂平

日之用功如此未嘗敢用一毫鹵莽未嘗敢用一毫聰明所以於天下之事皆能明得雖不敢比生知而亦知之次也其自謙以儆學者之意至矣聞見二字此章及十禄章集註皆不說明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今當依之多聞見而擇識即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

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纔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自明季姚江之學興謂良知不由聞見而有由聞見而有者落在第二義中將聖門切實工夫一筆掃去率天下而為虛無寂滅之學使天下聰明之士盡變為不知妄作之士道術滅裂風俗頽獘其為世禍不可勝言今日學者有志行道舍聞見擇識無下手處須將朱子大學格致補傳及或問反覆玩味依其節目講習討論造乎知之之域然後推而行之庶幾

免於妄作也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這一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此二句合言之只是一個無我大抵人之病痛莫大於這個我字有我則量小一個我字横於胸中便只見己之優不見人之優只見己之是不見人之是義理本無窮也而稍有所得便不勝其自滿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矣物我本一體也而稍有拂意便不勝其憤

邈視天下之人莫可相與矣是皆我字病根伏於內而發見於外我字重一分則病痛便重一分若胸中只見有天理不見有我則此等病痛便如氷消霧釋量不期大而大矣惟知義理之無窮也而自滿之念何從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間也而憒邈之念何從而生故自人視之可謂能知夫義理矣而乃問於人之不能者焉自人視之可謂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矣而乃問於不多者焉蓋其能也雖則有矣而其自視則若無焉此所以以

能問不能其多也雖則實矣而其自視則若虛焉此所以以多問於寡但見理當問則問之而已何知已之能不能多不多哉其或遭橫逆而見犯於人也自人視之若不堪之極矣而乃絶不校焉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爲不足校也理不必校則不校而已何知其犯不犯哉是其心純是天理用事與聖人地位相去不遠故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漢儒以

為指顔子葢以其非顔子不能到此也此即是不遷不貳如有卓爾境界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如是非言其學為如是然所以能如是者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真積力久然後有此境界故讀此章者須合喟然一章同看方見其得力之由而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最是善學顔子者更有一說顔子是已到充實光輝地位而欿然不自足方說得若無若虛今人未到充實地位正當就正有道雖博稽廣詢還不是若無若虛顔子立於

無過之地而人自犯之方說得犯而不校今人未能無過我以非禮加人人亦非禮答我此乃出爾反爾非犯也即使嘿然無言還咁不得不校故欲如顏子之若無若虛須先如子夏之切問近思欲如顏子之不校須先如孟子之三自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這一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而以君子許之欲人自勵於才節也大抵人要做成一箇人品才節二件缺一

不可有才無節則立脚不住有節無才則亦於事無濟此二件非生質之美則必從學問做成世道賴以維持是天下最有關係之人春秋末這樣人亦甚少故曾子想像其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則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則不但可以分理國政上之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頼以固君德頼以成下之詰戎勸農剔弊釐奸國勢頼以振國事頼以舉内修外攘智深勇沈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變故之来事勢危急人心揺動

死生利害在呼吸間從違趨避關係大節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而人者其光明磊落之概固已彪炳乎世然其細微節目之間或未必盡諒於人有天資學問大醇而未必無小疵者有深謀遠慮合義而未必不戾俗者則稱之為君子而人不能不致疑也容或有之然而無容疑也合義而戾俗固不必

論矣若大醇而小疵正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傷其為君子乎這一種人歷考古今不可多得如伊周則固超出乎其上者也下之若荀息之輔奚齊可謂大節不奪矣然無救於奚齊之死非所謂可托可寄也霍光之輔漢宣可托可寄矣然不免奪於妻顯是大節有虧也才節兩全豈不難哉故曾子斷然以君子許之所以為世道計意深遠矣觀人者慎毋惑於流俗之論而刻論人於細微之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欲為

君子這才節二件都少不得的且未論到任家國之重就是平日間一舉一動這兩件皆不可缺一欲才節之全無他法只是居敬窮理到了理明氣定時候臨事自然無恐懼疑惑可託可寄而不可奪矣這可託可寄而不可奪原有淺深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是通上下而言然總之居敬窮理功夫進一層則這三句做來便高一層

大節節字蒙引以事變言則是盤根錯節之節不是註中節字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則是節義之節即註中節字也此從淺說

明季講家多將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謂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托可寄此說大全朱子已不從只依註將才節分看為是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這一章即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間不中便有間註中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是一個中字不可謂前後帝王皆有間獨禹無間看來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偶就禹歎之耳亦不是有意去吹毛求疵然後知其無間聖人上下千古只是將一中字作權量就中道看去但覺其無絲毫偏處所謂無間然也菲飲食三句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無罅隙可尋則真無間矣禹之治天下其大經大法豈止三者特舉三者為例耳不可呆看大抵當時禹之為

治將一箇中字發揮得爛熟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雖至纎至悉之務無不是中之流行隨舉一事皆可見中真有左右逢源之妙非飲食惡衣服卑宫室即書所云克儉於家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即書所云克勤於邦儉可間勤亦可間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間這俱在事迹上論但推其本領則皆從精一工夫做成来皆從克艱心中發出来非精一則或豐或儉之間辨别得不明操持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

不能兢兢業業無以為精一之本又安能中故無間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為帝降而王之説者豈知禹者哉更有一説謂之間者大綱已不差只是有小小罅隙而已若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可謂間故後世之治天下非特無間難即有間亦難須先扶起其大綱然後再論其間之有無總之要以克艱之心做精一之功而已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且莫就帝王身上看

先就自己身上看其間何如不百孔千瘡否其不止有間者何如不墻壁多倒否須着實做主敬窮理工夫務先使大德不踰閑漸進而并小德不出入日用常行事事皆得箇中道此在我切已之事也勿徒將帝王評論忘却自己當務

五峯胡氏謂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語類云若恁地說則較狹了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明季講家猶有主五峯之說者不知朱

子辨得如此精

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葢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内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

顔淵喟然歎曰章

這一章是顔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顔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可不細勘驗仰鑽瞻忽之時仁山金氏謂略見道體胡氏註謂未領其要而集註用深知二字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只在前後之說葢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說得最明聖人之道是個恰好的顔子做来做去只不能恰好此時所用工夫就是博文約禮

但用來未得法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管在這個上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博致知格物不厭其煩約禮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約克己復禮不憚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為難却一日易一日初時不免覺其生却一日熟一日顏子依了夫子只管在這條路上走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向之高堅者不覺其高堅

向之無定者不覺其無定凡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巨細精粗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即上達地位即一貫地位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一贊亦當在此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聖人大而化之不思不勉與道為一顏子斯時大而未化不能無思勉猶與道二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是到此

便休了不用力依舊要去博文約禮只是俟其自至不能領期其效耳到後来不遷不貳則較此又進一層矣學者看這章書要見聖門工夫只是博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即夫子憤樂忘年雖到七十尚是這個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之知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箇工夫這工夫做得未精則為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爾之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踰之境自明季講家錯認此章誘字作哄誘之誘謂此是聖

門權教只是借徑將聖賢真實學問粗看了反去求之
杳冥昏黙種種病痛皆由此章書看不明白不可不辨
第一節俗説謂顔子初間錯做了工夫與象山陽明
一流懸空解悟的相似此未知博文約禮是聖門教
人一定之法顔子初入聖門便奉此為規矩也
卓爾圈内圈外註似是兩意圈内是已得夫子中庸
之道但未能不思不勉圈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
之境但只見得未能到得存疑及新安陳氏專主圈

外說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說二意不相礙然圈內是正意

明季講家謂欲從末由即是卓立境界即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意思種種亂道真如說夢引人心到恍惚一途去百般病痛皆從此生莫謂錯看一章書無大關係也

子曰後生可畏章

這一章是勉後生及時為學大抵天下後生的病莫大

於看得自己輕了道是希聖希賢的事自家決做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麽故夫子激勵之以爲我與後生皆有此性皆當學以盡其性今之後生如何見我學有得便大家畏我不知年富力强我萬萬不及他我該畏他他如何反畏我就今日我之所知後生或未必能知然苟如我之好古敏求焉知將來所知不過於我況不如乎就今日我之所行後生或未必能行然苟如我之下學上達焉知將來所行不勝於我況

不如乎後生中有天資明睿者焉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其將來正不可量有天資魯鈍者焉自奮其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其將來亦不可量繼往開來之任後生無不可擔參贊位育之事後生無不可為窮神知化之境後生無不可到我之所有志未逮者皆後生所可逮我之所憤忘食樂忘憂而僅有得者皆後生所可得豈不真可畏然這是言其能深造以道則來者不可量如此若只是優游過日蹉跎歲月不知不覺到了四十

五十而學問猶然如舊且或反不如舊不聞其知行之能精進也不聞其氣質之能變化也不聞其物欲之能掃除也則是一庸人而已一俗人而已即至此而翻然悔悟更圖晚成而其年已非向時之年其力已非向時之力縱能有得較之從後生時做起者必不同而況習氣日深一日則天性日漓一日其能有成者鮮矣何如乘其方富之年方剛之力及早精進之不可限量也哉為後生者當知寸陰之可惜刻刻以希聖希賢工夫自

策勵依朱子白鹿洞學規循序漸進而勿陷溺於聲色
貨利勿馳騖於辭章記誦勿迷惑於虛無寂滅由淺而
深由生而熟年日長而學日進雖聖人猶將畏之況他
人乎然須知聖人此段議論只是欲策勵後生不是謂
人至四十五十便雖發憤而無用也古人有云幼而學
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雖難易不同及
其成功一也故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之人
猶以變化氣質自勵而況四十五十者乎不幸蹉跎過

時者又不可不知勉也更有一說聖人所謂可畏是以學問論非以富貴功名論假使後生將来或儌倖得富貴功名而不本正誼明道之學問外雖赫然而實不免為鄙夫小人此正聖人所謂無聞而不足畏也切莫錯認

明季講家皆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来必强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此說與註皆背註明云焉知其將来不如我之今日乎刁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

只就後生言謂將來强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松陽講義卷七